

父亲与国旗有一种别样的情结。

我八岁那年,父亲退伍回家。国庆节那天,父亲吃完早饭,换上一套老式迷彩服,便出门了。等他回来时,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长方形的檀木盒。父亲把檀木盒放在桌上,又从盒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随后,父亲把这面红旗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桌子上,并向它深深地鞠了一躬。

父亲说,这面红旗是我们国家的国旗,是他的老班长赠予他的。只是当时我年纪尚小,这其中的深意不得而知。

之后几天,父亲在院子里钉了

□人生读本 崔安宁/文

父亲与国旗

一根粗竹竿,竹竿顶端安装了几个精巧的滑轮,滑轮上,父亲特意栓上一根结实耐用的绳子。从此以后,每逢国庆节,我家都要在庭院里举行升旗仪式。这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因为以前我们只在学校里参加过升旗仪式。不仅如此,国庆节这天,我们这群孩子起床后,还会抢着跑到院子里,去抱旗杆。父亲曾规定,国庆节这天,谁第一个摸到旗杆,谁就是升

旗仪式的旗手。为此,我们几个每回都要抢许久,有次差点把竹竿都撞倒了。

大家虽然爱抢旗杆,可当国歌响起时,我们和父亲都会笔直地站在院子里。父亲敬着军礼,我们敬的是少先队队礼,无论是父亲还是我们,都紧紧盯着鲜红的国旗,看它慢慢升起,然而在蔚蓝色的天空下迎风飘扬。

后来,我们住进了楼房,再也没有机会举行升旗仪式了。可有一年国庆节前,我们在家看到小区物业在门口升国旗。父亲看到后,瞬间抱起檀木盒,急匆匆地出门了。我们在楼上看到父亲先和物业说话,其间物业领导还打开檀木盒看了看。最后,父亲将檀木盒递到了那位领导手上。那年国庆节,这面国旗又重新高高地升起在蔚蓝色的天空下。

如今,每逢国庆节,父亲的这面国旗,便会在我家小区门口冉冉升起。它不仅飘扬在天空中,也飘进了我们心里,更承载了我们每个人的浓浓爱国情。

□抒情天空 杨兴华/文

亲亲我的祖国

你是一棵大树
植根在广袤的华夏大地
一花一叶都是智慧的凝聚
你是一座高山
在古老的东方傲然挺立
高瞻远瞩把世界尽收眼底
你是一条大河
流淌着生生不息的乳汁
丰富的营养
哺育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你是我的祖国啊
我亲亲的祖国!

我在你温暖的怀抱里
幸福地酣睡
我在你热烈的节日里
尽情地嬉戏
我在你谆谆的教导里
奋力地攀登
我在你明媚的光阴里
自由地呼吸
祖国啊
亲亲我的祖国!

你的每一段过往
都是我津津乐道的话题
你的每一段苦难
都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你的每一寸肌肤
都是我生生不息的源泉
你的每一次绽放
都是我心动不已的旋律
祖国啊
亲亲我的祖国!

是你,让我学会了坚强
永远站直身体
是你,让我具备了勇敢
驱走心中恐惧
是你,让我理解了包容
这博大的秘密
是你,让我懂得了热爱
这炙热的甜蜜
祖国啊
亲亲我的祖国
我的心永远和你
紧紧地连在一起!

丝、干番薯叶、萝卜丝或者豆腐渣等。

都说“牛饥吃草渴饮水”。牛最爱吃青草,可时值寒冬,到哪里去找青草呢? 三爷想起,离家二十多里的一条峡谷山溪岸边可能会有青草。三爷跑去一看,果然有青草。这青草便成了三爷眼里就是宝贝,每天拿一把,细心地去喂黄牛。

一个晴朗的中午,三爷拉着黄牛,到河边去饮水。回来时,走到一块平地,黄牛躺下歇息,三爷也坐下来,用手轻抚着黄牛脊背。此时的黄牛,眯着双眼,嚼动着嘴巴,甩着长长的尾巴,一副安然悠闲的模样。“唉! 唉!”突然,眯着眼沉浸在温暖阳光中的三爷,听到黄牛叫声。“啊! 一头小黄牛。”一睁眼,三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黄牛生了。

“队长,黄牛生了! 黄牛生了!”三爷的喊叫声,响彻整个村庄。

队长等人随着三爷叫声,纷纷跑来……这叫声,是三爷二十年来叫得最欢畅最响亮的声音。

□岁月如歌 卢江良/文

秋夜廿八都

晚上九点,应一位散文作者邀约,一道在住处周边闲逛。不经意间,走近了这个咫尺之遥的古镇。

这个古镇,就是廿八都。它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系唐末黄巢起义军开辟的仙霞古道货物中转的首站,建镇已有一千

多年历史,四方关隘拱立,是浙入闽的军事要道和唯一陆上官道,地理位置异常特殊,素有“枫溪锁钥”之称。

晚上九点,在城里还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可在大山重围的廿八都,一切都沉浸在了幽暗里,只有零星几点灯火尚在闪烁,以及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

趁着暮秋的夜晚,我们穿过横架于枫溪的水安桥,进入古镇。但见浚里街并不宽敞,与江南村落的狭巷无异,地面由鹅卵石铺砌,蜿蜒于镇上每个角落。街两旁商行店铺、饭庄客棧林立,其间点缀着错落有致的明清古建筑群。由于夜色黯然,看不清古建筑的黛瓦青墙、雕栋飞梁,但观其格局,显然融合了浙、徽、赣、闽北客家和西洋风格。

听一道前往的散文作者说,这个作为“操七闽之关键,巩两浙之樊篱”的边陲重镇,古时曾设三品游击衙门,郑成功当年随父驻守于此,后才转变为商旅要道,容纳了流落的败兵、退役官兵、外来客商、杂佚。时至今日,3000多人口的古镇,混杂着142种姓氏,使用的方言多达13种。

然而,此刻游走于此,商行店铺悉数打烊,饭店客栈闭门谢客,镇上的居民大多已入眠,我们无缘耳闻13种方言中的任何一种,也无缘目睹南北交融的民俗风情。这个历代为屯兵扎营之所、一度为富甲三省边境的商埠,如今显得前所未有的宁静和祥和,再也见不到战鼓雷鸣的印记和商贾云集的繁景。

廿八都不大,转眼间,便转了一圈。告别的时候,夜更深了,天也更凉了,这个浮华喧嚣了数百年之久的古镇,已悄无声息地淹没在秋色里,是那么沉寂,那么恬静。



乡村新貌

朱友民 摄

□生活时空 缪士毅/文

楠溪江畔“美人靠”

永嘉县楠溪江风景优美,美在山水,美在村落,也美在亭廊等建筑处的“美人靠”。

“美人靠”,也叫“飞来椅”“吴王靠”,学名“鹅颈椅”,是一种下设条凳、上连靠栏的木制建筑,因向外探出的靠背弯曲似鹅颈,故名。相传,“美人靠”乃春秋时吴王夫差专为美人西施所设,此虽无以确证,但给“美人靠”平添几分情趣。

楠溪江畔的“美人靠”大多为木结构,也有混泥土结构,还有少数石头垒砌的。有的历经上百乃至数百年历史,经风雨侵蚀而留下斑驳的痕迹,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有的

则是近几年刚刚建成的,这些建成时间不长的“美人靠”,仍延续着千百年来“美人靠”的结构和功能,只是多了一些现代建筑的元素。尽管“美人靠”的结构各异,年岁不同,但随着楠溪江风景区的开发,原本默默无闻的楠溪江畔“美人靠”,已华丽转身为楠溪江畔一个别致的符号,宛如一颗颗亮丽的珍珠,闪耀在美丽的楠溪江两岸,伴随悠悠流淌的楠溪江水,迎接四方宾朋的到来。

徜徉楠溪江畔,不难发现“美人靠”早已成为人们休憩消遣的依靠。这不,在村头巷尾,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喜欢依在亭廊等处的“美人靠”上,

纵古论今,怡然自得;在一些乡村道路旁,南来北往的行人见到亭廊等处的“美人靠”,往往收住匆匆脚步,停下来休憩一会,减轻旅途劳顿;在观光景点,一拨又一拨的游客,坐在“美人靠”上,或回味楠溪江边古村落的历史韵味,或欣赏楠溪江的山水风光,或探究楠溪江耕读文化的底蕴。

当然,最怡人的当数坐在楠溪江边的“美人靠”上观赏一江美景,或看小小竹排顺流而下,或观渔夫赶鸬鹚捕鱼,或远眺如黛的山峰,都别有一番意境。赶上时候,还可领略朝阳照耀下的楠溪江神韵,观赏晚霞映衬下的楠溪江美景。

□往事悠悠 任迎春/文

三爷喂牛

对象,他妻子接受不了,抑郁去世。三爷一人拉扯四个孩子成人,三个女儿出嫁,一个儿子吃了国家饭。他一人在家本分劳作,只求一切平安无事。现在……整整一夜,三爷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要干就得干好!

第二天一早,三爷去看牛棚。牛棚很大,坐落在村庄最高处,棚顶瓦片,个别地方破漏。棚内,久没清栏,牛粪堆积,阴冷潮湿,臭气熏天。三爷补好棚顶,清理完牛粪,给牛划分吃食区、拉尿区、睡眠区。

时值冬天,天气异常寒冷。为给牛棚增温,三爷建议,整个生产队冬天烧垄灰作业,全部放到牛棚里。队长一听,这办法好,同意了。这烧垄灰就是把稻草等所有需要用火烧为灰肥的材料,堆放在牛棚中间地面,盖上又厚又湿的牛粪。烧

三爷喂牛的故事发生在近50年前。

那是1971年,生产队里的黄牛怀犊子了。

社员高兴,可队长担忧:这黄牛是队里唯一的耕牛,耕犁全靠它。怀孕后,这头牛日渐消瘦,再这样下去,待它分娩后恐怕明年开春就不能耕地。

“三叔,队里黄牛怀孕后越来越瘦,你看有啥好法子追膘?”晚上,队长去找三爷。

“队长,我这身份不适合养牛,万一有个闪失,有人会说是我故意搞破坏。”三爷一口拒绝。

“三叔,我清楚您喂牲口有一套,这牛只有您来饲养,我才放心。”队长说。

“队长,让我考虑考虑。”

“三爷,不用考虑,明天开始就由您来养。每日十个工分!”

面对着队长信任的目光,三爷内心五味杂陈。

三爷人憨力大,年轻时啥农活都干得好,却因成分问题成为监管